



投稿邮箱：
mantao909@163.com
jnrbjgb@163.com



我出生成长,度过童年时光的家务老院,是我梦寐萦绕的主题。老屋宅院,前河后街,东舍西邻,家后岸南,一幕幕小时候记忆的神奇画面和动人的人文趣事、风水场景,让我时常梦入其中。魂牵神思,常想念,理还乱。

我的老家在济宁运河畔。站在草桥西望,北岸会通桥西百米,兴隆街131号。家前朝阳,面临运河。屋后是兴隆老街。西邻是于家空旷大院。家东是关帝庙胡同和神路——过去是船厂。

老家风水独特。宅子东西宽,南北长,前窄后阔。冀门朝阳,门前一河春水,玉带一般。宅院右静左动,前庭开阔,风光无限。

丁家老三支,三院一府。后来二爷家大叔六叔宅屋转让搬迁到靠近会通桥的地方,三爷家的三奶、七叔和我们同院。丁府家屋十几间,有堂屋和东西配房。坤位是大作坊,一家人合伙做豆腐。

近200平的院落栽植树木花草。椿树高大,槐树浓郁,香椿秀挺,冬青和月季玉立成树,麦冬翠绿一片。引道铺着青砖,裸露的土地面,平整光洁,一尘不染。

我家堂屋有个秘密。为了贮存地瓜挖地窖,院里没合适的地方,就在堂屋当门开挖。铲到一人多深,铁杆砸地咚咚作响,端煤油灯查看,是快平石板。地窖没挖成,只好回填,就算是个宝藏吧!如今老家已开发成运河风光带了,它仍在花草地下,不知什么时候能曝光。

再说豆腐作坊。小时候,我在大门口站立,感觉头顶有异物触动,抬头一看,妈呀!是条红花大长虫!吓得我腿肚子转筋,哑口无言。硬是愣了好半天,才后退几步。一旦醒悟回看,蛇却不知去向。有人说,这是真

龙天子显灵,必然家道兴旺。后来作坊翻盖,扒房子时也没有蛇的踪影。可就在歪头上,发现一把刺刀。不知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有人放存的一把钢刀。我把它擦洗干净,磨得光亮,就当成我护身武器保留着。

家前的运河涯,风光独好!河涯林木茂盛,打水码凳,洗衣石头,涯头台阶,各有特色。深酷的河水更是迷人的景象。我梦中总想象出水下龙宫大殿。

河堤岸自发生长的槐树,根系暴露,纵横联络,盘固在涯头。枝条穿天高,密的像竹林,张牙舞爪,剑拔弩张。茂盛的槐树群,它维护着涯堤,又散发着槐花的甜香,还给人带来大片荫凉。我经常在槐树下看蚂蚁上树,还在树下给小伙伴们讲故事、捉蜻蜓。二坡涯生长着柳树、杨树、子珠桃,树叶随风沙沙作响,遥相呼应,美妙动听。

河岸的路我们经常洒水培土,让它接地气,很平整。在河堤上行走的人不比街道少,还能拉地排车。

我家河下亲水边是小码头,豆腐作坊和左邻右舍都在此打水。码头不远有洗布石,供妇女儿童搓衣洗澡。上岸有砖石砌的台阶,顺势人行,那是家父的劳动成果。

河上的风景美的别致。帆船不时划过,也有打鱼的鹰鹞。河对岸的鲜果行货运码头,是水运物资的集散地。竹竿、苇席、碗盆、西瓜,在船夫的吆喝声中,装装卸卸。还有上安居的客运船靠码头,欢迎喜欢慢生活的人们登船下船。生意兴隆的场景,像一幕幕的电影片段,这美景风光不亚于现代开电脑看电视。

家院东边是直对神路的胡同,靠胡同的邻居有张家马家,再往东是薛家大院和袁家,还有丁姓本家,高家、赵家、顾家、刘家,都是临运河而居。

神路胡同是从小练武的地方,倒立于胡同中间,两边是墙,摔不倒。马家有猪舍牛棚羊圈,是小朋友捉迷藏和取暖的地方。

西邻是于家,空院中间是个大地窖。院子西北角有间小西屋,住着老董大娘。隔着小胡同是于家宅院。再往西是陈家、周家、赵家、阮家、李家、王家、杨家、朱家等,也是依河而居,走河堤来往。这些邻家中有开磨坊、上鞋铺、开水炉的。很小时候,我跟父母还在王哑巴大爷家借宿过。好像是国民党撤退沿运河两岸烧房子,父母就抱我到河涯下边趴着,手抓着苇席,抬着头看到了岸上的火光和狼烟。

丁于两家宅子交界处自发长着一棵椿树,不知什么时候锯断了树干,就从根部发出来一枝越发疯长,成了一棵大树,把两家院落撑起大片光阴。我个子矮,老年人说抱椿树能长高个。可是我抱椿树太紧张,把口诀记反了:“椿树椿树王,我长粗来你长长。”到现在,我的个子也不高。于家空院还长着洋槐,家槐,枣树和榆树。那棵家槐虽然不高大,却也很翠绿壮茂,树枝伸手可攀。我大伯父有病憋得慌,半夜起来就抓着家槐枝呼叫。那时候,十几岁的我跟着伯父睡,当时的情景给了我永久的印象。

小洸河改道,自会通桥改到我家老院西侧。这样,我家西边南边都成了河道,家宅正儿八经成了玉带环绕,我住在了绿色三角洲,风光独好!运河洸河交汇处,河岸砌石修了水簸箕,岸上雨水引河道,有了流水洞。一天夜里,我起床到河边小解,突然看到一只白色的东西红红的双眼对着我。我试着靠近看它是什么,还没回过神来,它就钻进了水洞。这不是猫,这是一条身体修长的大白

獾。从此,我每晚注意寻觅。可惜,只此一次,我再也没见到它的踪影。

我家屋后是兴隆街,是条没有多宽的土街。车马行人过往不断。当初,一号马路还没开通,配件厂、印染厂建设,拉着设备设施的解放汽车也从街上艰难驰过。不过,我家后土墙被划过一道道划痕。我家对面是赵家、谢家、刘家,张启荣大爷就在谢家的沿街房开了两间门面,卖些烟酒副食。刘家东面是神路,神路以东依次是土厕,张家,徐家,生产队牲口屋。韩家西边依次是王家、周家、姚家、扈家、赵家、张家等,再往北是李家、芦家。

家北,也叫家后。一条神路直通道后河,也就是土圩护城河。神路西是芦家园、芦家井、王家作坊、王家大院,再西还有蛤蟆地大坑和义地。神路东是李家林,不远处是状元墓。李家林地上有一排排石头人,都是当官的“蜡像”,还有石马、石羊、石桌、石凳。神路两边,坑坑洼洼,有的地方积水很深,长满了马红棵,灌木条,很容易发现爬动的蛇和鼓肚的青蛙。

家南河对岸,正对济安巷。鸡犬之声相闻。时间长了,都大体知道巷口一带住的人家,有吕家、张家、马家、李家、邵家等。

老家的人,父交子往,亲切又熟悉。许多父老乡亲慈祥的长辈让我敬仰怀念。我三奶奶和本家的叔婶不用说,远近邻居都很亲切关爱。韩二奶奶,兴仁叔婶,长太大爷,刘姐姐,启荣大爷,启标大爷大娘,金桥大爷大娘,元卜奶奶,元明叔婶,振业哥嫂,德喜哥嫂,庆福叔婶,董姑卢姑等等。兴隆庵的庙五认我为义子,让我喊她干大。兴隆街伯父叔父和兄长,更多发小和玩伴让我回忆和念想!

跑山

王贵宏

一直以来,山里人管进山打猎或采山货的叫跑山。跑山并非像林子里的獐狍野鹿那样飞奔,只不过是擅长在密林中穿越而已。但如果跟那些跳越溪流树丛如履平地的四条腿的动物比起来,体能再好的跑山人也会相形见绌。

鄂伦春人跑山厉害,他们的祖辈均靠追赶动物生存。如今早没了猎枪,跑山人人照样跑,只不过目光从那些动物身上移开,眼中寻觅的都是树上结的地上长的松子榛子猴头蘑菇之类。会跑山常跑山的人进山后都胸有成竹,他们都是山里通,知道什么节气长什么,知道山货都长在什么地方,从不担心空手而归。在他眼中,林子如同自家菜园,更如同不需付款的山货店。

但采山货也并非唾手可得,跑山人需付出艰辛和汗水。比如采蘑菇

或木耳吧,菌类的采撷都在雨后,湿润的草丛中会涌出成群的蚊虫,你得戴上防蚊帽或擦些防蚊油,不然会被蚊子叮咬地满脸红肿,采时眼睛也不能光盯着那些让人兴奋的东西,你得防备可能随时出现在脚下的蛇和吊在榛柴棵子里的野蜂窝,如果你不小心碰到圆溜溜的野蜂巢,野蜂便会如临大敌地倾巢而出,向你发动穷追不舍的攻击。

夏秋的小兴安岭,林深树密,跑山常遇阴雾天气,长时间低头东寻西找极易转向,为防止迷山需跟随有经验的跑山人向导,才会避免迷山的危险。采山人手中离不开木棍,可拨荆棘探路,亦用来打草惊蛇,山珍味美却也并非可轻易所获啊。有时你走了很久,正为久寻未果而着急,蓦然回首,却在一片灌木丛中发现一片木耳们的身影。弯腰钻过去,它们像听到你到来的脚步声,挤挤挨挨聚在一起,竖着一片片薄薄的耳朵,战战兢兢地匍匐在朽木上。此时你望着它们,会横生许多联想:哦,万物有耳,万物有灵,朽木亦如此。

采松塔更不容易,因为要攀上高大的红松,所以从事这种行当的人不仅需要高超的爬树技巧,体力也要高于常人。打松塔一般是夫妻两人配合,丈夫攀至树顶打塔,下面捡塔的妻子则提心吊胆地不断提醒,如果打塔人稍不留神,结果就不堪设想。有的大树过于粗壮,搂不过来,打塔人就得用根绳子兜在树身上一点点往上挪,用钢筋制的脚扎子(绑在脚上上树的工具)在树身上留下一溜不规则的小眼儿。秋天的风一阵紧过一阵,越往上爬,越能感觉到树身在晃动,就像是抱着船的桅杆。艺高胆壮的人专挑大树上,快到树顶时,会看见树尖上擎着一团团的金黄松塔,它们汲取日月的精华,天地的灵气,此时已经皮干籽饱,满腹馨香了。

攀到树顶打塔,会被近在咫尺的果实诱惑得有些兴奋,可这时更要稳住身体,保持平衡,为安全最好用一根绳索将自己同树干牢牢捆在一起,以免风大被晃落。然后用木杆向上连捅带打,待一团团长得紧绷的松塔被打得七零八落时,再抱紧树干,闭

上眼一阵猛摇,周围噼里啪啦一阵作响,有的砸在头上和肩头,有的直接嗖嗖地向下飞去,到处是塔坠山坡发出的咚咚咚的响声。一阵“塔雨”过后,地面的草窠里,灌木丛中,野猪獐子拱出扒开的土坑中,到处是金灿灿的松塔。打塔是个体力活,下了树,再强壮的采塔人也会瘫坐在地歇上好一会儿。

当背着沉甸甸的麻袋的采塔人钻出茂密的山林时,太阳早已沉进西山的后面去了。馨香的松子里,包含着山里打塔人太多辛劳的汗水。

偶成

刘作鹏

日落西山染正红，
万缕云霞遮不停。
诗意盎然如泼墨，
不觉已是满天星。